

愛的題材，所以當時雖經政府查禁，都是非常暢銷，像『轉變』就賣到七版，『流亡』六版，『歸家』三版，『前綫』再版，在當時說來，已是很難得的了。」②

這樣一個有才氣的作家，死於政治鬥爭，只活了三十三歲，令人嘆息。

柔石（趙平復，一九〇〇——一九三一），則是最早接觸魯迅的左派作家，魯迅與左派和解，並參加「左聯」，與他頗有關係。一九三一年他與胡也頻同時被捕處死。

三十年代聲名最著的中長篇小說作家是巴金、老舍和茅盾，其次是沈從文。此外有兩個四川籍的作家李劫人和陳銓，當時聲名不揚，但却為文壇留下光彩四射的作品，可與上述四人並稱為六大小說家。

此外蕭軍、蕭乾都有優異作品問世，前者的「第三代」與端木蕻良寫的「科爾沁旗的草原」，是東北作家所寫長篇小說之雙璧。

沈從文的「邊城」

在「成長期」一編裏，本書以「未熟的天才」介紹過沈從文。進入收穫期（一九二九——一九三七）以後，他的作品乃告圓熟，不但盡除講故事的習氣、文字冗贅的毛病，並且在技巧上推陳出新，獨創一格。更由於他三十年代之初即回到北方，遠離了上海的罵戰漩渦，得專心埋頭於創作，故收穫特豐，遂成為文壇的巨星。

沈從文在中國有如十九世紀法國的莫泊桑、或俄國的契訶夫，是短篇小說之王；中長篇小說作品較少，但是僅有的幾篇如「邊城」、「長河」等全是傑作。這裡僅評介三十年代的代表作「邊城」。

詩是文學的結晶，也是品鑒文學的具體尺度。一部散文、戲劇或小說的價值如何，要品嚐她含有多少詩情，以及所含詩情的濃淡和純駁。

「邊城」僅約七萬字，可能是最短的一部長篇小說，實際上則是一部最長的詩。全書二十一節，每節兩千到三千多字，每一節是一首詩，連起來成一首長詩；又像是二十一幅彩畫連成的畫卷。這是古今中外最精緻的一部小說，是小說中飄逸不羣的仙女。她不僅是沈從文的代表作，也是三十年代文壇的代表作。

「邊城」的情節非常簡單，描寫一山水如畫的古渡頭，有一孤處的人家，裏面住着擺渡的老船夫和小孫女。老船夫年逾古稀，小孫女翠翠情竇初開。茶峒城裏碼頭大哥順順，有兩個兒子，都那麼雄健、那麼俊，看了翠翠都傾了心。翠翠先見過二老暗中動了情，大老托人說媒，老船夫滿心歡喜，可是翠翠不應承；大老精神恍惚下船去，跌在激流裏送了命。順順全家怪了老船夫，誤會他顛三倒四，二老也暫時收起那份情。老船夫不顧一切找上門去向順順和二老解釋，都遭受了冷淡。二老又下船走了。老船夫大病一場却在風雨之夜歸天了，遺下孤苦伶仃的小翠翠。故事到這裡便結束了。二老的吉凶未卜，翠翠的福禍不知，可是山依然那麼青，水依然那麼綠，小城依然那麼熙熙攘攘。

平凡的人物，平凡的夢，平凡的坎坷，可是却表現了不平凡的美。

這部小說在技巧上有左列幾個特點：

(1)寫人物每用烘托法，例如他寫二老岳雲，不正面描寫他如何漂亮、如何英勇，却在老船夫的話中露出來：

「……我聽着船上人說，你上次押船，船到三門下面白雞關灘口出了事，從急浪中你援救過三個人。你們在灘上過夜，被村子裏的女人見着了，人家在你棚子邊唱歌一整夜，是不是真有其事？」

(2)作者是寫景的聖手，且用最少的樸素文字，三言兩語就把你引進一個天地裏去。

「小溪流下去，繞山咀流，約三里便匯入茶峒大河，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，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。溪流如弓背，山路如弓弦，故遠近有小小差異。」

(3)白居易在「琵琶行」裏有一名句：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。沈從文的「邊城」頗多暗示筆法，不把話說到盡，專在紙上無字的部分顯才華，引你不時閉上眼睛玩味，像嗅一朵鮮花似的。例如翠翠初會二老是在一個賽龍舟的端午節；之後她很久沒見他，只在心裏偷偷想。書中第八節末尾寫端午節又來了，只淡淡的說：「遠處鼓角已起來了，她知道繪有朱紅長綫的龍船這時節已下河了。細雨還依然落個不止，溪面一片煙。」

翠翠心中急想進城去看龍舟，再遇見二老；聽到鼓聲，她心中正有千言萬語，可是作者只告訴我們：「溪面一片煙。」

(4)「邊城」裡所有的對話，真正是人民的語言，那些話使你嗅出泥味和土香。看老船夫對孫女說：

「翠翠，我看了個好碾坊，碾盤是新的，水車是新的，屋上的稻草也是新的，水壩管着一縷水，急溜溜的，抽水閘板時，水車轉得如陀螺。」

(5)「邊城」的結尾別有心裁，既不隨俗唱大團圓，也不矯情的寫成過哀而傷的大悲劇，他只這樣寫：

「可是到了冬天，那倒圮坍了的白塔，又重新修好了，那個在月下唱歌，使翠翠在睡夢裏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青年人還不會回到茶峒來。」

.....

這個人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，也許明天回來！」

這一懸疑的歸結，暗示了隨時聽死神召喚的水手生涯的悲劇性，也暗示人生不可知的命運，同時與全書如夢如煙的迷離氣氛妙相應合。

沈從文在「邊城」的「題記」裡謙虛但極具自信的說，他這部書不屑與上海灘上那些造謠生事的作家爭讀者，他只寫給那些關心民族的過去和未來的人們看的。他說：

「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，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，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，但同時也說不定，也許尚能給他一種勇氣和信心！」

他說的並不誇張。他在「邊城」裡用不少筆墨寫那老船夫，不收受過渡者的賞錢，有時推却不過收一點，因此頗感周章，包紮點草煙答謝那些美意；在夏天煮一大缸涼茶，免費贈飲那些困憊的旅人。這些淳樸的人性，正是沈從文永也寫不厭的靈感泉源。

巴金的「家」

巴金（一九〇五——）四川成都人，原名李芾甘，筆名除巴金外還有王文慧、巴比、余一、余三、余五、余七、歐陽鏡蓉等。巴金生長在官僚世家，十歲失去從來沒有罵過他的母親，十三歲又失去父親，深沉的悲痛和憂鬱，遂根植在這少年心中。十八歲（一九二三）他隨三哥離開那「專制大王國」的古老家庭，到南京入東南大學附中讀書，一九二五年高中畢業，在上海住了一年，一九二七年一月去了法國，本想學生物學，可是被安那琪主義者克魯鮑特金的著作吸引了，兩個月後又開始寫起小說來，那就是「滅亡」的誕生。一九二九年初，他回到上海時，「滅亡」在「小說月報」開始連載了。這一鼓舞並沒有使他立刻繼續寫作，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又寫了一個短篇「死的太陽」，隨又擱下，那時他正醉心於安那琪主義，「打算以後不再寫小說了」。可是同年七月一個夜裏，他被痛苦的回憶所糾纏終於又拿起了筆，從那開始，他便像地殼經過巨烈變動，由地心湧出的岩漿，滔滔不絕的噴瀉那火紅的熱流。幾乎永是同時在寫着幾部小說。三十年代出版的長篇小說有「滅亡」、「海底夢」、「新生」、「萌芽」、愛情三部曲「霧·雨·電」、「家」（激流三部曲首部）、「春天裏的秋天」、「砂丁」等。其中「萌芽」曾遭國民政府查禁。

一九三七年以後到抗戰勝利為止，續成激流三部曲「春」、「秋」，另有抗戰三部曲「火」，後期的主